



# 那些年,我们的高考

高考,又到了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。

明天,1335万考生将走进考场,迎来人生的一次大考。在祝福考生的同时,许多人也想起了自己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“那年高考”。不同的时代,相似的蝉鸣,那段青春都令人难忘。今天,我们带你聆听几位“过来人”讲述各自的高考,一起重温关于青春、汗水、理想的故事。

## 考语文时,我竟唱起了歌

□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冉启雷

高考,已成为无数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也是成就无数莘莘学子实现梦想的重要驿站。而当年我的高考,特别难以忘怀,也有些奇葩。因为,我在考场上是唱着歌完成语文考试的。

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。之前,在父母任教的乡下读完农中后,好不容易读了两年高中,然后当了知青,根本没想过这辈子会有参加高考的机会。

在农村当知青时,我虽然树立了扎根农村干革命,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决心,但也渴望好好表现,早日推荐到城里参加工作,实现当教师的梦想。我是1976年8月高中毕业的,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去了农村当了知青。农村虽然艰苦,但喜欢看书的爱好一直没变,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到深夜,在那个山区的土坯房里,几乎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名著和国内的一大批知名文学作品。

第二年初,在为生产队养蜜蜂、去湖北追蜜源时,我意外地考上湖北一家歌舞团当了舞蹈演员,一天到晚都在湖北省各地巡回演出。就在那个枫叶红遍的深秋,我接到父母的来信,他们说舞蹈演员是吃青春饭,希望我回家乡参加高考争取读师范,继承他们当教师的职业,已经给我报了名。父母之命岂敢违抗,临近高考的前一周,我请假回到家乡参加高考。

高考那天,天气有些寒冷,衣着单薄的我手脚无措地进了考场。本来,高中时就没学到多少知识,加上此前又没时间复习,面对试卷我一片茫然,只好胡乱地涂鸦,我知道我成绩不好,肯定考不上,只是为了了却父母的心愿而已。

平时,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差,语文成绩稍好一些。那天高考考语文时前半部分答题比较顺利,可面对最后一道好几十分的默写题,我却傻眼了:“题目是默写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”

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我完全不知其内容,头脑一片空白,呆呆地坐了好几分钟,实在无法下笔,便百无聊赖地一会将笔头含在嘴里,一会又看看窗外的风景,一会又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……

突然,我脑子一转,想起刚进歌舞团时,我和另外一位女演员跳过一段双人舞,报幕员报节目时,好像说的就是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这个题目。我对那个曲子有些熟悉,顿时来了劲,一边回忆舞蹈动作,一边哼唱这首歌,然后迅速默写答题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……”

刚开始,我一边回忆舞蹈,一边唱歌默写,到后来也许是太投入了,哼唱的声音越来越大,监考老师迅速走过来压低嗓子严厉批评我:“这么严肃的考场,你居然还唱歌,答不起交卷就行了,莫影响别人答题……”

高考结束后,我没抱任何希望,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农村。

今我和全家人都感到意外的是,那年我居然通过了高考,考上了心仪的师范。当年,我们高中班50多名学生也就考上3人,连我的班主任和校长都不相信,反复质疑是不是搞错了。

我常庆幸,全靠我跳过那段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的双人舞,会唱那首歌,让我多挣了几十分,顺利地通过了高考,实现了人生的理想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流。几十年来,凡遇每年的高考来临,我都会想起那件在考场上唱歌的趣事,不禁哑然失笑。



## 谁在奔赴高考考场

□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徐成文

寒窗苦读十二载,我家的侄儿马上就要踏入高考考场,一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大幕即将拉开。只是,真正在这场大考里紧张忙碌的,似乎另有其人。

自从侄儿跨入高三,我们家就以他为中心,用爱心作半径,全方位地围绕着他转。我供职于一所省级重点中学,近水楼台先得月,自然比非教师更具优势,对高考新政策、新课改的实施以及高考新动态的把握,更得心应手。办公室旁边就是学校教务处,紧张工作之余,我总会去那里溜达溜达。这一年,我告别了钟爱的小说阅读,把大把时间用在研读从教育局招生办“借”来的近三年高考录取数据上,一笔一笔精确地计算、书写。一叠厚厚的草稿纸,密密麻麻记载着国内大部分大学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。时间紧、任务重,接下来还要把这些还带着温度的文字和数字输入到电脑里。只盼到时候侄儿填报志愿时,在电脑上轻轻一点就能一目了然。

妻子是位贤内助,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到极致。家中那台58英寸的曲面电视,早已没了“声响”。她说,侄儿高考备考期间,干脆把电视遥控器锁起来,免得干扰侄儿做作业。于是,我心心念念的英超、意甲、NBA,只能在手机小屏幕上观看,还得塞上蓝牙耳机;妻子也忍痛割爱,不再看那些缠缠绵绵的“狗血剧”。侄儿就读的学校重金请来教育专家,为高三家长开展演讲,妻子以代家长身份前去参会。周末,侄儿难得休息,妻子便跟着视频学做美食,为平时严格配方的饮食增添几分色彩。

工作几年的小女儿,也加入进来。她以过来人的身份,分享宝贵的“考前秘籍”:考前要劳逸结合,轻松迎考,保持健康饮食;不要背负思想包袱,避免剧烈运动,切勿过分焦虑……

侄儿的父母因条件限制,只能远赴他乡谋生。他们无法陪伴在孩子身旁,每周六晚上,只能通过视频与孩子联系。地域的距离,他们给予孩子的大多是经济支持,却难以近距离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。

而主角侄儿呢?当大人们为他的高考忙得脚不沾地时,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。周末回家,他还是偷偷用手机打一会游戏,在草稿本边角画些可爱的卡通图案。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志愿填报方案到深夜,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,翻着与高考看似无关的科幻小说,偶尔抬头,眼神清澈又迷茫,仿佛这场全民皆兵的“高考战役”,只是大人们自导自演的剧目,而他,不过是个被推上舞台的“临时演员”。

## 坐客车,我们放弃“267”选了“985”

□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牟方根

每逢一年一度的高考,每当看到高三学子的家长陪同前往考场,并在考场外等待考试结束,我就别有一番情愫。

我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,时间在7月的7、8、9日,比现在的高考整整晚1个月。

考试前三天,学校放假让我们回家准备高考期间所需的物品。那年月,物资比较匮乏,与其说是回家准备物品,倒不如说是放松一下身心更为贴切。

我家在偏僻的山村,交通十分不便,加之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县城参加考试,父亲决定陪考。

高考前一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和父亲就从老家出发。走了10多公里山路,我们赶到乡上客运站。有一辆开往县城的班车正在候客。我准备上车,父亲却一把拉住了我。“儿子,我们等会走。”并对客车司机有礼貌地说,“师傅,对不起哈,你先走,我拿掉了东西……”“爸,好像我们没有……”我觉得蹊跷。父亲马上捂住我的嘴,将我拉到一个角落,悄悄地说:“车牌的尾数是267,儿子,如果高考只考那点分数,那就糟糕了!”面对父亲的“迷信”,我忍俊不禁,转念又一想,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

没等多久,另一辆车牌尾数为985的客车进站。客车还未停稳,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,冲了上去……那时,还没有“985高校”这个说法。父亲只是从数字大这个角度看待了问题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一路颠簸,客车到达县城。由于晕车,下车后,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父亲一手提着一个麻布口袋,一手搀扶着我去找学校提前给考生们统一预订的宾馆。宾馆就在考场附近。为了方便陪考,父亲也想住在这里。宾馆老板娘谢绝了:“大叔,我们宾馆已经住满,您还是另想办法吧,稍远的地方空起的多着呢。”不料,父亲一膝给老板娘跪下了,“老板娘,你行行好,我大老远地从乡下赶

来,很不容易……”老板娘被我父亲对孩子的爱感动,破例将家人住的一间屋子腾出来让给了我父亲住。

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,父亲陪我去熟悉考场。走进考场的那一刻,我既激动又焦虑。激动的是,考上了,就是人生美好前程的一块铺路石;焦虑的是,考砸了,则是人生灰色阴暗的一块绊脚石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给我加油鼓劲:“儿子啊,自信放光芒。根据平时成绩和几次模拟考试成绩,爸爸看好你,你更要相信自己……”父亲的这番鼓励,给我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,我很快静下心来。

第一天,父亲特地穿了一件红色衬衫陪同我去参加考试。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与好运。父亲看来,这是“红(鸿)运当头”的象征。

第二天,父亲则穿了一身浅绿色衣服加裤子的套装。绿色作为视觉光谱中的重要色彩,承载着多维度的象征意义。在父亲心里,他在陪考次日穿绿色服饰,寓意“一路绿灯”,希望我在考试过程中畅通无阻。

第三天,父亲换穿了青色便装。青色,是传统“五色观”的核心色彩之一。在古代,古人偏爱青色,与“青”有关的成语,大多具有美好的寓意,如“青衣乌帽”“青龙金匮”。父亲认为在高考的第三天穿青色便装,是为给我送上“随随便便、青云直上”的祝福。

考试结束后,一向抠门的父亲却大方了一回,领我到县城一家高档酒楼吃“大餐”。父亲拿起桌子上的菜单,不管吃得完还是吃不完,嘴里嘟囔地点了一大桌,其中特地点了一道“压轴菜”——鲤鱼跳龙门,其寓意不言而喻。

7月25日,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,我以463分的成绩超过专科控制线8分。9月3日,我被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(现重庆文理学院)政史系政治和历史教育专业录取。

高考,如同一座高耸的山峰,考生们奋力攀登;而陪考的家长,则是山脚下那坚定的守望者,用关怀与付出,为孩子铺就砥砺前行、踔厉奋发的道路。如今,33年时间已然过去了,父亲陪我参加高考的情景总会浮现在眼前。这些情景,交织着大爱 with 真挚,交织着恩情与深沉,交织着厚望与寄予,让我感激、感恩和感怀。

